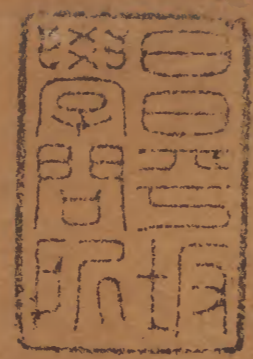


十七史商榷

五十六之九



			五	漢
		十一	二	書
	四	五	〇	門
	冊	架	函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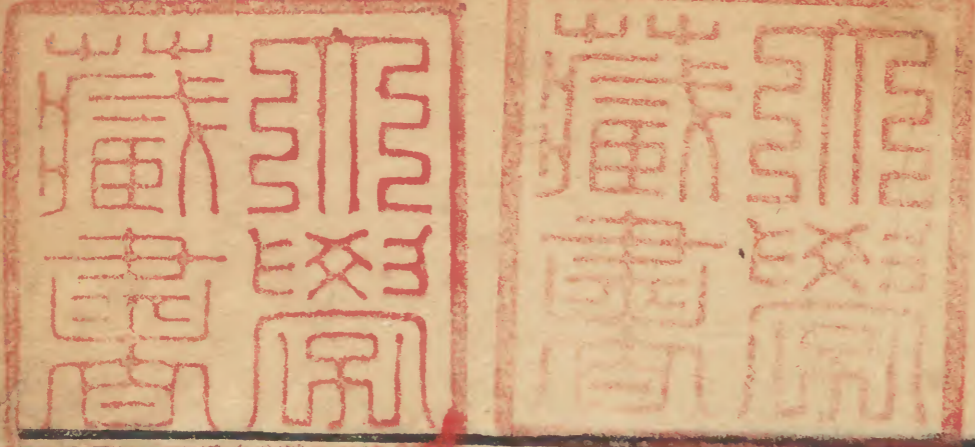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元	五		漢
函	二		書
冊	三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13
冊數	24 ( 12 )
函號	297 178

十二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六

淺草文庫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四

南北史志

偶見近儒攷史者內有一條曰金史蔡珪傳珪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魏三書作南北史志惜已亾失然梁陳與北齊後周各志皆已收入魏徵隋書不知當時曾彙而成志否愚謂蔡珪之書料無足觀其亾亦不足惜

宋志敘首誤



宋書志敘首文多繆葛如史記有貨殖傳班氏因之  
史記有河渠書班改名溝洫志此何乃言班氏易貨  
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乎古人文義疏拙詞  
不能達意往往如此唐人漸明順自宋以下則更了  
了矣

### 宋志詳述前代

從來史家作志之體惟詳當代前事但於每志敘首  
畧述以爲緣起而已惟沈約宋書志述魏晉甚詳殆  
意以補之猶唐作隋書并南北朝制度皆收入志也  
但陳壽不作志固宜補晉書則予前於第四十三卷

備考原委各家雖似皆未有志而王隱則有志觀州  
郡志所引可見但非晉全書若臧榮緒則固晉全書  
明明有志矣約詞人尙華藻榮緒詩賦文筆皆不傳  
意者守樸愛素爲約所鄙故邪然約又自作晉書卷  
數之繇與榮緒等必有志矣何煩補也考約自序作  
晉書本在宋書之前則更無庸冗贅矣今之晉書唐  
人改修并非榮緒與約之舊予讀宋志與晉志犯複  
者頗多蓋典故只有此固不能憑空別造彼此兩載  
殊恨其徒煩簡牘也

### 高堂隆改正朔議



宋禮志魏高堂隆改正朔議曰易通卦驗曰王者必  
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書曰下當更有一曰字傳  
寫脫落此高堂隆所引尚書逸文只可存疑蓋孔壁  
所得古文尚書增多二十四篇其中本有舜典魏時  
未經永嘉之亂或高堂隆得見之亦未可知但東晉  
晚出古文分慎徽以下爲舜典實皆堯典也姚方興  
又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冠之梁  
武時爲博士議曰伏生所合等篇旣云以文相承接  
而誤若舜典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惛眊何容合之厥

後劉炫又造濬哲等十六字固不必論而如梁武議  
知慎徽直至陟方本皆堯典矣近儒又欲取高堂隆  
所引冠于月正元日之上以爲舜典則愚更不能知  
其爲何說也

陳壽于高堂隆評中許其忠而特指摘其欲改正朔  
一事以爲意過其通故于傳中及此事甚畧而于此  
議盡削不載

宋禮志淆亂粗疏

宋禮志第一卷始言正朔及所尚之色次言冠禮次  
言昏禮次拜皇后三公冠皇太子拜蕃王儀朝會儀



次朝日儀次殷祭儀次祭大社儀次耕藉儀次太學  
次治兵已覺錯襍至第二卷中所敘更爲淆亂無章  
第三卷載永初元年卽位告天策文已載本紀又復  
見於禮志不但復前史本書又自相復更覺粗疏

魏人七廟

魏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

此下脫

帝字 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

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當作皇太皇帝其一廟

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  
廟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

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令丞奉薦而使行太傅太  
常韓暨行太廟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下神主共  
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  
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  
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  
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  
樂宜爲魏烈祖更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  
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  
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  
武廟祧之禮通鑑第七十一卷書此事云太和三年



十一月洛陽廟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於鄴胡三省  
註高帝漢大長秋曹騰太帝漢太尉曹嵩裴松之曰  
魏初唯立親廟四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  
廟之制愚謂魏人欲仿周七廟無如閹宦凶醜乞匄  
攜養斷不能奉爲不毀之祖只得當獻世強以操不  
及己身充后稷文武但景初雖立制亦只豫作地步  
直至齊王芳方能備七世而節騰嵩操丕獻亦只六  
世所謂節者卽所謂文帝之高祖處士也節之父則  
何名乎名且無之事蹟更茫茫矣在當時想必代爲  
追造一名而史文不載亾是公烏有先生誠堪嗤噱

禮志與本紀不合

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晉故  
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  
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  
禮也旣卽尊位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  
掾府君爲七廟本紀皇考翹爲郡功曹此云處士不  
合又此言七世六世皆以連己身數而追溯其上爲  
七爲六與漢孔光傳同與以裕爲楚元王二十一世  
爲不合

符瑞不當臚列前代



五行志本洪範五行傳臚列春秋左傳災異并及秦漢下事以爲應驗凡唐以前各史類然此乃不得不如此然已覺饒舌可厭至於符瑞本不當有志卽欲志之亦惟志一代可耳前事但於敘首中畧述以爲引子足矣沈約乃直追溯至五帝三代一一臚列之枝蔓斯極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六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五

州郡敘首言漢制誤

宋書州郡志敘首言漢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離曰涼改梁曰益連舊所有之冀幽并兗青徐揚荆豫凡爲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三州司隸所部如故案西漢十三州數司隸不數朔方此志乃數朔方而以司隸在十三州之外誤與晉書同說已見前



第十四卷東漢既已省朔方則當言凡十二州連司隸爲十三部矣今乃仍言凡十三州而亦以司隸爲在外則更誤中之誤爲有此大誤下文言魏蜀吳西晉州數皆誤作多一州筭

宋志據大明昇明

沈約宋州郡大校以大明八年爲正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末爲定此亦法班固地理之據元始司馬彪郡國之據永和也內史侯相必以昇明爲定者分封王侯國昇明方備也

南北地理得其大槩不必細求

晉武帝天下一統爲二十州司冀離涼秦青并兗豫幽平徐揚荆江梁益寧交廣也後南北分裂新置之州更多展轉改易迷其本來況又有每州各自析爲南北再加以僞置寄治之名糾纏舛錯不可爬梳其勢然也宋書志總敘首云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越江外幽并冀離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



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  
 畜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  
 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  
 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  
 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為寇境其  
 或奔亾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此  
 段論作志惟地理最難又州郡志敘首云地理參差  
 其詳難舉寔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  
 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歷不筭尋  
 校推求未易精悉此段即總敘意而言之重複如此

約身居齊梁猶如此况去之又千餘年乎得其大槩  
 可耳不必細求

宋州郡所據諸書

宋書州郡志云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年定戶  
 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襍  
 書互相考覆云云又云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  
 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云云太康晉武帝號元年定  
 戶當即下所謂太康地志之一門也王隱晉書已詳  
 前晉書中觀此則知隱書有志志中有地道志也起  
 居下省注字也何是何承天徐是徐爰志中所引有



董覽吳地志有永寧地志永寧晉惠帝號有賀續會稽記有

吳記有張勃云即吳錄而志或稱張勃云或稱吳錄又有晉地記太康地志

志中往往稱太康地記此晉地記未知即太康地記否又有廣州記即所云地

理雜書也

### 揚州刺史治所

揚州刺史一條下云前漢刺史未有所治沈約自注它州同

後漢治歷陽魏晉治壽春晉平吳治建業案沈約所

舉揚州刺史治所尙未備馬端臨文獻通考卷首自

序云漢分天下為十三州晉分州為十九實不止十九自

後為州不多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始以揚州言之自

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

唐始治廣陵馬所舉又漏却壽春愚考歷陽壽春合

肥三縣漢地理續漢郡國皆屬九江郡與今江西九江府無涉

歷陽今為安徽布政司直隸和州壽春今為壽州屬

安徽鳳陽府合肥今為安徽廬州府治續漢於歷陽

下司馬彪自注云刺史治壽春下劉昭注云漢官云

刺史治去雒陽千二百里與志不同漢官當即衛宏

作疑是後漢初制而司馬彪則據永和也至馬端臨

又以為在合肥者三國魏志劉馥傳孫策所置廬江

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太祖方有袁紹之難



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受命單  
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中恩化大行興治芍  
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塢以溉稻田又高爲城壘爲  
戰守備又滿寵傳太和三年秋曹休從廬江南入合  
肥是歲休蒙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四年  
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  
豫諸軍皆集賊尋退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必欲僞  
退以罷吾兵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  
城不克而還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  
肥城南臨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宜移

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引賊平地而  
倚其歸路詔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  
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大舉來  
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  
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  
擊之斬首數百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  
馳往赴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引退然  
則揚州刺史治合肥乃漢季建安及魏制也又云在  
曲阿者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案輿地志曲阿縣雲陽  
地屬朱方南徐之境在今日爲江蘇蘇松等處布政



司鎮江府所屬丹陽縣此處本無丹陽之名而唐人忽改稱之想必因揚州刺史曾治於此而屬郡首丹陽故以名之但揚州刺史治曲阿書傳無所見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二十五卷江南道揚州故理在上元縣東百步後漢理壽春劉繇爲揚州刺史移理曲阿李吉甫此言必有據也吉甫於此下又言孫策定江東置揚州於建業後孫權徙都之刺史治此并爲京尹矣晉宋齊梁陳皆因之也若云唐始治廣陵則別是一說州大郡小刺史尊郡守卑隋唐改州爲郡郡守卽名刺史唐之揚州絕非漢以來之揚州唐之

刺史亦迥非漢以來之刺史矣而移揚州之名於江北江都亦自隋平陳始  
兩漢揚州刺史皆治江北吳及東晉南朝皆治江南矣

西漢刺史無治所然亦有之必無傳車周流終年僕僕道路無處駐足之理予前已據朱博傳論之衛宏云揚州刺史治壽春此必西漢已有此制而東漢特因之也揚州之境日漸恢拓東至海南盡閩越控制數千里壽春地在西北鞭長莫及故東漢永和以後徙治歷陽在壽春之東南約八九百里且直臨江岸



烏江亭下一葦可杭於制馭江南爲便矣漢季大亂而孫氏勃興駸駸有進逼中原之勢魏人相度地利移治合肥反退至歷陽之西北三四百里矣以劉馥滿寵傳證之魏時揚州始終治合肥沈約以爲壽春非也吳人所據者揚荆揚治自在江南永嘉南渡沿之但立國江南者必跨江而有淮南方足自立故晉宋以後漢之揚州治皆變而爲豫州治矣唐復移揚州於江北而又以漢之廣陵國江左稱爲南兗州者當之矣卽一揚州刺史治所上下千餘年其變遷無定如此論古須援據無一語落空方爲實學又須以

已意融會貫穿得其大要方爲通儒徒執印板死冊子逐櫛看去則何益矣

### 丹陽尹

丹陽尹秦鄣郡治今吳興之故鄣縣漢初屬吳國吳王濞反敗屬江都國武帝元封二年爲丹陽郡治今宣城之宛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爲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元帝太興元年改爲尹愚謂此今江蘇江淮等處布政司治江寧府治上元縣也刺史治此太守亦治此太守而改爲尹者欲以比漢京兆尹也晉人稱爲揚都以此宋因晉稱尹齊梁



陳則復爲丹陽郡矣餘辨已見前第十七卷

宋州郡令多長少

漢制大縣爲令小縣爲長宋書州郡志純是令而長僅十百中一見其上卷中所載近地惟東莞之莒令濟陰之定陶令皆孝武大明五年改爲長其餘並是令山陰縣令衍縣字新昌縣下不言或令或長疑亦衍縣字脫令字

宋志以度爲改

宋州郡志以度字代改字用亦見沈攸之王景文傳南史恩倖茹法亮傳亦有此訓他書則無之

晉分永世

義興又有平陵縣晉分永世下脫置字

去州去京都若干

會稽太守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陸同司馬彪各郡國有去雒陽里數雒陽是京都此京都建康也省里字不言可知各郡同亦是一例此是丹陽尹所領獨言去京都其餘自南徐州以下各州下先列去京都里數其所領之郡則先列去州里數後言去京都里數其南東海郡無去州若干者此郡卽刺史治也無去京都若干者上文州下已見也下凡郡爲刺



史治者放此南蘭陵以下十三郡陽平以下三郡南  
沛以下六郡皆無去州去京都里數他郡如此尙多  
不可枚舉又有有水無陸者未暇詳考

分元程分烏程

東遷令分元程立元當作烏長城令分烏程下脫立  
字

歷敘豫州治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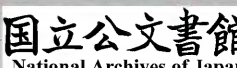
宋州郡志於南豫州刺史一條下先述其緣起云晉  
江左胡寇強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  
始自譙城還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僞立豫州此言

南豫州之所由始漢豫州刺史本治沛國譙縣祖約  
自譙退還壽春故治陷沒成帝僞立治壽春也此下  
卽歷敘晉刺史治所或治蕪湖或治邾城或治武昌  
或治牛渚或治壽春或治歷陽或治馬頭或治譙或  
治姑孰除壽春歷陽已見前外譙續漢志本沛國屬  
縣至宋志有南譙郡屬有譙縣又有譙郡屬無譙縣  
其南譙郡下云晉孝武太元中於淮南僞立郡縣輿  
表第三卷滁州全椒縣下辨之而不能定其爲南譙  
北譙但今全椒實在淮南其爲晉太元僞立之南譙  
無疑非沛國之譙明矣蕪湖卽今縣屬安徽太平府



郟城據胡三省通鑑注為今湖北黃州府治黃岡縣  
 武昌今為府治江夏縣屬湖北牛渚今太平府當塗  
 縣地馬頭郡名宋志云故淮南當塗縣地輿表云淮  
 南之當塗乃今鳳陽府地與太平府治當塗縣無涉  
 而馬頭實土則無考姑孰亦即今當塗縣譙治久陷  
 而復有治譙者當晉穆帝升平初桓溫已北平洛陽  
 謝奕繼其兄尚為豫州刺史故得進而治漢舊治之  
 譙也見晉書列傳第四十九卷此下入宋事云宋武帝欲開拓河  
 南綏定豫土義熙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  
 悉屬豫州豫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鎮

壽陽永初二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  
 州此下則又反覆辨明二豫之屢分屢合及其界址  
 南齊書州郡志敘豫州始末大意與宋書此志敘南  
 豫州略同亦從刺史祖約避胡賊自譙還治壽春敘  
 起及敘至義熙十二年劉義慶鎮壽春之下却添三  
 句云後常為州治撫接遐荒扞禦疆場以下即無文  
 但言領郡如左蓋豫本一耳若以漢制論惟有譙城  
 一治方是真正豫州東晉以下所立皆南豫耳永初  
 以後於其中又分為二以淮東西為別東為南豫治  
 歷陽西則北豫不言治所大約進則治汝南退則治





壽春而壽春其常也於是宋齊二志並列二豫而敘法各自不同宋書先敘南豫州後敘北豫州却將二豫始末一併敘在南豫篇中前半篇敘不治譙城而退治各處緣由此總說無所謂二豫之分也直敘到永初二年分列淮東西二豫之下然後再詳辨二豫分合及其界址而歸於以歷陽爲治故云去京都水一百六十其所以如此之近者此志雖據大明而於南豫則又以秦始爲斷秦始已失淮西退治歷陽今和州故去江寧府治如此之近也至其敘北豫州則甚略但云晉江左所治已列於前如此而已志於其

屬郡首列汝南則是刺史治但此據大明則然秦始則退治壽陽矣南齊書先敘北豫州後敘南豫州却暗暗取宋書南豫之前半篇意敘在北豫州後半篇意敘在南豫州大抵二豫分置總以壽春爲樞紐北豫進則治汝南而退則治壽春南豫本治壽春而退則治歷陽也二豫界址毋庸細考略考其治所則當日情事了然矣

義熙關洛尙爲裕取况汝潁乎永初雖無關然淮汝潁洛皆在故分二豫而胡三省以爲南豫治歷陽北豫或治壽陽或治汝南也

說見後

元嘉秦始北境日削



然終宋世二豫並建故齊承宋而王儉議二豫不可  
并說亦見後大約南豫是實土北豫是虛名

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  
使巡行天下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觀此  
則知元嘉三年已分置南北二豫州梁書韋叡傳天  
監中出爲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此後叡破魏軍遷  
豫州於合肥大約其時仍以壽陽歷陽分建南北二  
豫

南豫爲要南雍次之

南朝州郡僞治雖多大約總以南豫州爲最要南雍

州次之南豫宋治歷陽

今和州

齊梁治壽春

今壽州

南雍

則宋齊梁皆治襄陽也

今縣

府治

以上俱詳通典一卷然通典亦言其

畧實則宋初豫治汝南後分二豫始以南豫治歷陽北豫治壽春

惟陳無此二州陳

書高宗宣帝本紀云梁室喪亂淮南地並入齊高宗  
太建初志復舊境授律出師戰勝攻取獻捷相繼遂  
反侵地功實懋焉及周滅齊乘勝略地還達江際矣  
陳書此段雖專指陳將吳明徹取淮南暫得復失以  
廣陵爲江際其實周滅齊後荆襄亦入於周綜計陳  
一代始末僅畫江爲界江北固非陳人有此隋取陳  
所以易也大約立國於東南者西必據襄樊北必控



淮汝進有窺取關洛之意然後退而足以自守守江則危矣若以進取而論關公攻樊曹議徙許都雍似不在豫下但南朝既都建康則豫尤近通鑑第一百四十四卷魏車騎大將軍源懷於南齊東昏未上書請南伐云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源懷言南之易往則可知北亦易來若襄陽相距有二三千里矣故曰南豫爲要南雍次之

豫治無定壽春爲主

豫州刺史治所無定要以壽春爲主蓋此爲南北交

兵必爭之地也南齊書州郡志上云齊太祖時欲省南豫左僕射王儉啓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爲阻若使州任得才虜動要有聲聞豫設防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或慮一失醜羯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湯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孰與方鎮常居軍府素正愚案宋末雖失淮西而南齊初淮東尙全南屬太祖惜費意欲省置南豫於歷陽獨置一豫於壽春王儉雖勸歷陽不可省然亦可見彼時壽春爲要歷陽特其輔耳陳書第九卷吳明徹



傳太建五年詔曰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  
河洛得之者安足稱要害合而觀之可見以雍較豫  
豫尤要豫諸治壽春尤要

魏源懷上書有云蕭衍內侮寶卷孤危斯天啓并吞  
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豈  
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此所謂東西正指南豫  
南雍此所謂揚州是魏之揚州故胡三省於此下注  
云魏置揚州於壽春此上魏鎮南將軍元英請帥步  
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又命揚徐二州俱舉  
胡注云魏揚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愚謂壽春在漢

爲揚州刺史治者約有二三百年東晉簡文帝鄭太  
后諱春改名壽陽永嘉南渡以建康爲揚都故予前  
言晉宋以後漢揚州治變爲豫州治乃不意南北兵  
爭壽陽時而屬南者亦時而屬北於是南朝之豫州  
治又或變爲北朝之揚州治畧見通鑑一百四十三  
卷胡三省注又文學何  
之元傳王琳召爲記室參軍琳敗北地理之紛更幾  
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居卽壽春也同夢幻之無定矣此等不必細求而大關目則不可  
不知要之如此紛更靡所底止至唐宋斷斷不可不  
盡革古州名改爲某道某路不然則稱謂格於口吻  
紀載混於簡牘將無以爲治



前引通鑑魏源懷請南伐之下又有魏東豫州刺史  
田益宗上表稱二豫之軍云云胡三省注云二豫謂  
魏置豫州於汝南第一卷胡注魏豫州治  
懸瓠城領汝南新蔡弋陽等郡  
東豫州於新息也是魏已有二豫矣故有時得壽陽  
則不名爲豫而名爲揚晉宋以下揚治總在江南矣  
故凡江北揚治皆改爲豫治通鑑第一百二十四卷  
胡三省注云宋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爲南豫  
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或治壽陽或治汝南胡氏此  
注本之宋書南齊書州郡志也觀此知淮西爲豫淮  
東爲南豫壽陽介東西之間故爲最要而宋齊志又

並言自晉義熙中劉義慶爲豫州刺史鎮壽春後常  
爲州治今詳考南北兵爭始末愈知當日情形總以  
壽陽爲關鍵蓋當晉末劉石苻姚慕容俱敗魏都遠  
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府劉裕直取關洛所向無前關中得而  
旋失乃分置二豫說見上裕崩魏遂盡取司兗豫三  
州地然河南洛汝雖失淮北猶宋有宋文帝頻舉兵  
皆不利乃議和明帝又啓兵釁敗亾相繼泰始三年  
并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皆失之然壽陽猶南屬  
故南齊初太祖欲并二豫爲一王儉議勿併帝不從  
後永明仍分置二豫明帝蕭鸞建武元年魏孝文帝



一 身 商 榷 卷 五 十 七 五  
遷都洛陽是冬卽入寇四年又入寇取樊鄧南雍州  
入魏矣東昏侯永元中壽陽亦爲魏取南齊江北城  
戍惟廣陵淮陰矣梁武帝志欲恢拓天監元年至八  
年年年舉兵十二年壽陽因大雨城壞而魏揚州刺  
史李崇堅守不去十三年梁人遂築浮山堰堰淮水  
以灌壽陽十五年四月堰成九月大水堰壞築堰本  
康絢功祇因信讒召還絢代以張豹子不修堰故壞  
當堰之成也魏師大潰而歸魏人深以爲憂假令堰  
不壞可取壽陽而逼汝洛矣可見壽陽之要也至梁  
普通五年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伐魏遂

取壽陽汝頴響應詳見通鑑第一百五十卷時魏方  
衰亂故梁人得志乃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  
豫州後元顥入洛梁之開境幾埒永初此後約計淮  
西屬梁三十餘年直至侯景大亂後復陷北齊入陳  
三世不能復太建五年吳明徹始擊齊取江北數郡  
瓦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進逼壽陽擒王琳殺  
之傳其首拜明徹豫州刺史功亦奇矣其時明徹固  
鎮壽陽也後明徹攻呂梁大敗爲周所俘則豫州又  
入於周計陳得之不及數年陳書本傳史臣論云蹙  
境喪師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綜而論之



江左之興亾繫乎壽春之得失故知豫治無定必以壽春爲主

宋州郡國相

揚州南徐州諸州但有令長自南豫州以下始有國相然甚少江州一州各郡所屬之縣幾盡是公侯伯子男國相令但一二見矣此下青冀司仍多是令其下荆郢湘雍四州令與相相問其下梁州秦州益州寧州廣州交州越州又純是令長而國相偶一見焉若云近于京都者不以封國遠者則封之或云有實土者不以封寄治假立之名則以封二者皆不然也

凡此諸國皆是空封不之國也而其立制之意則似是隨便取其縣名以封之而未必有一定之成例者

王公等國視守令之例

封國之制王國之相名內史公侯伯子男國之相名相王公等皆不治民但食其祿耳相則治民內史治民視太守公侯等相治民視令長就州郡志約之當如此以內史治郡而所屬之縣有國相者如南平如長沙如衡陽如零陵如臨慶如始建是也以太守治郡而所屬之縣有國相者如鄱陽如廬陵如安城如宜都如新興如永寧如武寧如江夏如竟陵如武陵



如巴陵如武昌如西陽如桂陽如營陽如湘東如邵  
陵如南陽如新野如順陽如始平如南上洛如河南  
如義成如南天水如建昌是也以公相治郡而所屬  
之縣有國相者如巴東如廣興是也若豫章若南郡  
若建平以太守治郡而所屬之縣又有公相若南康  
以公相治郡而所屬之縣又有公相此則例之變者  
無屬縣之郡

宋志有無屬縣之郡如南豫州之南陳左郡太守是  
此等只可闕疑不必致詳至越州所領之郡凡九郡  
只有合浦一郡領縣七其餘八郡皆無屬縣蓋在荒

外不可以內地常例論且此州是明帝泰始七年方  
立屬郡亦多有新立字規制殆皆未定

### 司州縣數不合

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  
南滎陽宏農實土三郡河南領洛陽河南鞏緱氏新  
城梁河陰陸渾東垣新安西東垣凡十一縣滎陽領  
京密滎陽卷陽武苑陵中牟開封成皋凡九縣宏農  
領宏農陝宜陽匭池盧氏曲陽凡七縣三郡合二十  
七縣案合二十七縣則宏農當七縣今此雖云七縣  
實六縣又河內寄治河南領溫野王軹河陽沁水山



陽懷平皋朝歌凡十縣東京兆寄治滎陽領長安萬  
年新豐藍田蒲阪凡六縣合十六縣案合十六縣今  
河內十縣實九縣東京兆六縣實五縣合之實只十  
四縣

真陽令麾

真陽令麾必有脫誤

雍州

前言僑治南豫爲要南雍次之宋州郡志敘至雍州  
刺史亦追述其緣起云晉江左立胡亾氏亂雍秦流  
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并立僑

郡縣云云通鑑宋高祖永初三年秦雍流民南入梁  
州遣使漕荆雍之穀以賑之胡三省注秦雍之雍古  
雍州也關中之地荆雍之雍晉末所置南雍州也治  
襄陽謂此也此州不加南字以豫有二雍惟一故然  
襄陽而被雍名非南而何所領有京兆扶風馮翊等  
蓋除襄陽外其餘諸郡多空稱

江左不可無蜀

梁州益州二刺史所領則三國時蜀境也江左不可  
無蜀蓋其爲國東則倚淮南數郡爲屏蔽中則資荆  
襄樊鄧爲藩籬而西則巴蜀亦其右臂險旣足恃吳



楚溯流直達由漢中可窺關陝晉滅蜀吳不能救失  
犄角之勢晉之取吳易矣自晉惠帝時蜀爲李特所  
據後爲桓溫所滅義熙中又暫爲譙縱所據約九年  
旋爲朱齡石所滅自此歷宋齊梁蜀長爲江左有矣  
梁書武帝紀天監元年六月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  
成都反二年五月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曲赦益  
州此當梁武初受禪小有反側而旋定天監四年魏  
王足攻涪城邢巒規定巴西已而自却蜀仍梁有梁  
武享國最久勢頗雄盛蜀之南屬久矣直至侯景大  
亂後而武陵王紀尙據有全蜀前後在蜀十七年南

開寧州越雋西通資陵吐谷渾土馬殷富若梁之子  
弟多賢有此藩翰國豈易亾無奈紀與元帝同一無  
人心侯景之難不赴援侯景已平反率兵東下欲圖  
卽尊坐使骨肉相殘爲元帝所誅西魏乘其國中空  
虛遂取蜀矣西魏太師秦問大將軍代人尉遲迴以  
取蜀方略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計蜀自東  
晉穆帝永和三年入晉至梁元帝承聖二年入西魏  
實二百有七年迴言百有餘年者豈以譙縱稱藩於  
姚秦除去數年不滿二百之數乎且迴方言蜀之易  
取應屬中國欲言其竊據之日淺不欲言其久也此



二百年中晉宋齊梁立國不全恃蜀而蜀實足以壯其形勢譬常山率然之蛇擊首尾應擊中首尾皆應吳楚蜀實然陳承梁土宇迫陜東既無淮肥西又失蜀文軌所同不過江外故隋之取陳勢如破竹與晉取吳同信乎江左不可無蜀也厥後趙宋南遷猶賴吳玠保蜀焉

廣州刺史多一郡

廣州刺史領郡十七而今數之實十八多一郡又凡各州所領之郡皆書某太守不言郡獨此州之末書樂昌郡不言太守皆未詳

建安十六年交州治番禺

交州刺史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交趾刺史治龍編漢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案十六年司馬彪續漢書劉昭注及晉書地理志俱作十五年

交州刺史少一郡

交州刺史領郡八而今數之只七郡少一郡

通鑑注與宋志不同

通鑑第一百二十九卷於孝武帝大明八年之末云宋境內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胡注云此大較



十七史商榷 卷五十一  
以沈約宋志爲據沈約志大較以是年爲正此下胡  
卽歷舉各州所領郡名而與沈志頗有不同不知何  
故未能詳考

宋百官無裝頭

凡每志之首必有總敘述其緣起各史皆然宋百官  
志獨無裝頭竟從太宰直起

將軍加大章服略同

宋書卷十八禮五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  
公者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山元玉驃騎車  
騎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鎮安平中軍鎮軍撫軍

前左右後將軍征虜冠軍輔國龍驤將軍金章紫綬  
給五時朝服武冠水蒼玉愚謂大將軍乃三公之職  
禮絕百僚與凡諸將軍迥別今宋志以凡諸將軍加  
大者其章綬冠服佩玉皆與大將軍小異而大同則  
其品秩疑亦相等蓋所重在加大一加大則雖雜號  
將軍亦居然一大將軍矣宋百官志以一切將軍皆  
敘次於大將軍之後此下方及九卿儀同三司之名  
原從諸將軍起也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六

班志不載漢禮

南齊書禮志敘首云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案此說詳見前第十一卷漢無禮樂一條

何佟之議雩祭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議雩祭曰皇齊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今亦宜配饗于雩壇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從之蕭



鸞盡殺太祖高帝世祖武帝子孫却以己身充太祖之第二子固不能斥太祖而以己之父道生代之若世祖乃鸞之從兄且世祖自有子孫今觀佟之議明堂及雩祭尙以世祖配饗五帝則當時太廟之中亦必不廢世祖之祀可知夫子稱人而不仁如禮何此爲魯三家發耳以鸞之逆惡無人心亘古少有倫匹較之三家則又判若霄壤矣想其入廟奉祀對越駿奔依然不愧不忤此等人何必更以聖賢之所責者責之惟是鸞祀太祖可也祀世祖則義何所取禮何所據祝史如何告儀節如何行木主如何題署主祭

者之位次如何安頓措置其名如何稱蕭子顯禮志一篇全不分明千載而下爲之揣度情形不覺令人駭詫

以婦人爲一世

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世室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元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愚按古者夫妻同一主觀蕭子顯此段宋初竟以臧后爲一世但臧后是宋武帝元配不知何以得爲一世攷予前所引宋禮志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



於彭城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  
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滅后從諸侯五廟之禮其  
時武帝現存而滅后已沒故卽以充一世數蓋五廟  
之制原應奉其先之有功者一人爲百世不遷之太  
祖其下則高曾祖禰四親是爲五廟劉氏之先旣無  
有功者可奉爲太祖但有四親而已惟武帝有大功  
當比周文武世室而身又現存遂以滅后充數南齊  
書禮志所說卽此事但蕭子顯措詞繚曲未易了耳  
要之此真大可異事厥後武帝崩徐羨之等請以武  
帝配天南郊以武敬皇后配地北郊武敬卽滅后也

亦見宋禮志

此種典禮皆堪駭

八

隋書第七卷禮儀志中興二年梁武初爲梁公乃建  
臺於東城立四親廟并妃郗氏爲五廟郗氏卽梁武  
之元配其禮與宋武帝同又第六卷云後齊圓丘祀  
昊天上帝以高祖神武皇帝配方澤禘當作祀崑崙皇  
地祇以武明皇后配此亦與宋制同至其述後周之  
制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北郊方  
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神州則以獻侯莫那配隋  
高祖受命爲圓丘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武元皇  
帝配方丘夏至祀皇地祇以太祖配周隋之制較宋



與後齊爲得其正矣

南齊州郡所據之書

南齊州郡志有永明三年戶口簿有永元志永元東昏號

有永明郡國志有元嘉計偕亦猶宋書州郡志自稱

采地理雜書

京口名義

南齊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孫權初鎮之爾雅曰絕高爲京今京城因山爲壘望海臨江緣江爲境案此段釋京口名義最爲精確樂史太平寰宇記第十八卷亦用之在無學識者必疑其穿鑿而以京口

爲京都之口不知從北朝來當於瓜步渡江在今六合縣不由丹徒卽在南朝本國而論江州荊州湘州益州皆在建業之上游而京口則在其下流惟吳會等在京口之下耳何得以爲京都之口乎且京口之名不始於南北朝孫吳已有故唐許嵩建康實錄權自吳遷京口築京城卽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詳見前第四卷然則京城者猶言高城也愈見南齊書釋義之確

江都浦水

南兗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魏文帝伐吳



出此見江濤盛壯嘆云天所以限南北也愚謂江都  
浦水與漢志廣陵國江都渠水首受江者疑皆即邗  
溝亦即瓜洲但此道直至隋煬帝始開曹丕征吳時  
尚淺狹詞見後第七十九卷彼欲親御龍舟率水師入江此道  
不能容也魏志述丕之臨江觀兵水道冰舟不得入  
江仍謂舟不能取瓜步路入江非謂瓜洲

南朝官錄尚書權最重

相國三師三公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及一切  
將軍之下方次以九卿九卿之下方次以尚書次侍  
中次中書祕書御史謁者次領護二衛及六軍等此

宋齊志所同也而齊志於尚書中又特標錄尚書一  
目前未有如此特標一目者夫公師等在漢皆宰相  
也其職要重無比况三公中之太尉本掌禁軍大將  
軍亦掌武故每連大司馬可見總統文武其後權移  
於尚書侍中中書而一切尊官顯號皆爲空名矣馴  
至南朝惟錄尚書權最重此志所以特標之又其時  
兵權盡歸領護恐一切將軍又成空名矣官制無定  
如此

宋彭城王義康傳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領揚州刺  
史旣專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錄



命者錄公之命也錄權之重久矣然單拜錄則自齊始南齊書褚淵傳太祖崩遺詔以淵爲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卽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觀此則知錄始於齊權最重有錄而令權

又分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

(Blank columns for comment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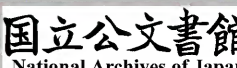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七

語多通用

南史各傳語多通用如后妃傳宋文帝潘淑妃傳帝乘羊車經諸房淑妃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況於人乎與晉武帝事同宋武帝之子彭城王義康傳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遣中書舍人嚴麝宋書作嚴龍持藥賜歿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與晉恭帝臨終語





同謝靈運之孫超宗傳褚彥回墜水超宗拊掌笑曰  
落水三公彥回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  
焉免寒士與劉祥譏彥回之言同劉湛傳湛入獄見  
弟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  
正見今日如何與後漢書范滂之言同張敷傳狄當  
周赧詣敷就席敷呼左右移席遠客與江敷傳紀僧  
真詣敷事同王敬則傳齊高帝受禪敬則將與入宮  
逼宋順帝升輿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  
不復天王作因緣與隋皇泰主爲王世充所弑時之  
言同劉懷珍傳附劉杳傳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

人之器與本卷上文孔珪傳齊高帝餉珪父靈產白  
羽扇等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傳昭傳  
齊明帝賜昭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  
古人之物並同謝朓傳江祐等構朓下獄歿初朓告  
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臨誅嘆曰天道其不昧乎  
吾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歿與晉書王導悔不救  
周顛語同陰鏗傳與賓友宴見行觴者回酒炙授之  
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  
情也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獲免問之乃前行  
觴者與晉書顧榮事同



以家爲限斷不以代爲限斷

八代逐代各斷不宜牽連延壽書各傳中於一家父子兄弟子姓及其後裔歷仕各代者輒連述之不以各代爲限斷而以各家爲限斷惡乎可薛居正舊五代史逐代各斷是也而新史變爲錯綜穿插類敘總因薄班固而欲上法馬遷故致斯弊

其所以以家斷不以國斷者總以遷移見長耳不知此國史非家乘也何爲必以一家貫數代乎卽如褚淵王儉兩人齊朝佐命實宋之至戚讀史者讀至齊事未有不急欲觀此二人之傳也乃王儉則附王曇

首傳褚淵則附褚裕之傳分散其事使讀者茫然不測津涯其實遷移有何難事如此作史無理取鬧而已又齊人本少王融謝朓文學之士致顯位而歿於非命此天然合傳南齊書搭配最爲得宜者乃南史則融入王宏傳朓入謝裕傳矣又柳世隆齊之開國功臣也而南史則已入之其伯父元景傳矣將齊人一槩提入宋傳而齊幾無人不過王敬則張敬兒寥寥數武臣而已夫一家之人聚於一傳史家恒有之然必其在一朝者也亦必可聚則聚若父子各有大關繫事蹟猶須各列傳不可混合况一家數世歷仕



各代者乎乃并其羣從子姓總爲會萃此不過欲掩蓋前作以成己名豈紀事之道當然乎

凡在一家者皆聚於宋至齊寥寥無多人齊歷年少猶差可梁年與宋相等宋除宗室諸王之外尙有傳二十六卷梁除諸王祇有十卷何其多少之懸絕如此乎自九品中正之法行六朝人皆重門閥延壽立意爲人作家傳盡提入宋故偏枯如此

柳慶遠蕭穎達與兄穎胄柳世隆之子惓皆梁之開國功臣也故梁書以慶遠與王茂曹景宗同傳穎達兄弟與夏侯詳等同傳柳惓與席闡文章獻同傳皆

搭配停勻而南史則以慶遠與惓皆入之元景傳以穎達等入之齊宗室其父南豐伯赤斧傳矣陳朝文士獨一徐陵陳書云國家大手筆皆陵草之南史從其父摛又提入梁而陳之文臣幾無人矣

劉懷珍本將門其從父弟峻孝標獨爲文人故梁書入文學傳南史不顧其隔代亦不問其人之臭味差池以孝標入懷珍傳延壽欲爲六朝人作家傳一部耳何嘗是國史邪

諸王中若陳之王冲王通一生庸碌歷事兩朝富貴壽考無福不備傳中只有官銜毫無事蹟使王氏而



盡如此輩之無善可紀并無惡可指者則概用李延壽法敘於一處何妨不然稍有事蹟如王質者其人固無足取而其事不可不存事在梁末陳初忽然盡抽入前半部使人讀之而宋齊未了忽見梁陳既以眩目為苦讀至後半部顧此失彼又以檢閱為勞考家世誠便考國事則甚不便有心改舊李延壽之痼疾在此

如陳書蔡景歷與其子徵必分二傳此類太煩瑣則不如南史合之為善

后妃傳敘首

后妃傳敘首自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云云至備置內職焉一段皆沈約宋書舊文自及齊高帝建元元年云云至位在九嬪焉一段本之蕭子顯南齊書而法稍參差自梁武云云至不建椒闈一段本姚思廉梁書而略有增益自陳武云云以下本陳書而刪節之延壽才太短

孝穆趙皇后傳當補

后妃傳宋孝穆趙皇后追封父裔臨賀縣侯之下當補云子宣之早卒以弟孫襲之繼宣之紹封襲之卒子祖憐嗣齊受禪國除宣之弟倫之自有傳此但云



子倫之自有傳太略然宣之等竟不載固爲太略矣而倫之與其子伯符別爲專傳則又非其說詳後

明帝所生沈美人

文帝元皇后袁氏傳云明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後若有靈當知之殿戶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宋書敘此事則云沈美人者太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云云太宗卽明帝亦太祖文帝子其時方爲皇子也若美人果係明

帝所幸則此時明帝應在別宮所幸美人獲罪應卽是獲罪於明帝今此文所敘則其獲罪賜死得釋皆出於文帝而所居亦在文帝宮中安得以爲明帝所幸宋書文九王傳明帝之母沈婕妤卽此美人也南史改作所生極是

袁皇后傳衍文誤字

大明五年孝武乃詔追后之所生外祖親王夫人爲豫章郡新淦平樂鄉君外祖親三字衍淦宋書作淦是凡衍誤脫不可勝摘聊偶見之

文帝路淑媛被醜



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孝武帝討元凶劭即位尊為皇太后宮曰崇憲孝武帝崩子前廢帝即位號太皇太后明帝弒前廢帝自立號崇憲太后明帝少失所生為太后所養即位後供奉禮儀不異孝武帝時此宋書所載也此下又歷敘其崩後尊崇之禮甚詳據南史太后欲毒歿明帝為明帝所覺即以所賜毒酒酖殺之而沈約不書約每為宋諱其惡如此非一然如孝武帝以義宣女為夫人諱而不書惟見南史乃前廢帝納文帝之女新蔡公主則又詳書之本紀與后妃傳且屢見焉或諱或不諱其例不一則又何說哉

哉

孝武帝之子明帝殺其十六人兄弟骨肉之間翦屠甚於寇讐何有於孝武帝之母况孝武帝本無人理路亦素有醜聲此種猜忍逆亂之舉想必有之南史為得其實勝於本書固知南史不可盡廢

孝武文穆王皇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傳但云諱憲嫺瑯琊臨沂人考宋書后為王導之七世孫此竟不敘其家世亦太略傳末云父偃別有傳考宋書偃事即附后傳此則附王誕傳故云別有傳



殷淑儀

孝武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帝密取之  
寵冠後宮假姓殷氏云云案義宣與文帝嫡兄弟孝  
武帝文帝之子與義宣之女乃從兄妹沈約宋書后  
妃傳竟無殷淑儀傳約歷事齊梁何必諱宋之大惡  
南史爲勝文帝子竟陵王誕傳孝武遣車騎大將軍  
沈慶之討誕誕自申於國無負并言帝宮闈之醜謂  
此事也

宋書后妃傳既不載而五十九卷江智淵傳中載寵  
姬宣貴妃殷氏卒智淵議謚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  
銜之但稱寵姬殷氏亦絕不云是義宣女又宋書曰  
錄於孝武文穆王皇后之下固附有宣貴妃卽此殷  
氏也乃曰有而傳則無此更可怪下文孝武之子前  
廢帝何皇后傳又敘前廢帝納文帝第十女新蔡公  
主於後宮則其親姑也洵可云家法相承是父是子  
宋中葺之不可道一至於此

宣孝陳皇后

齊高帝之母宣孝陳皇后傳諱道止南齊書作道正  
其下注云宋本作止案母名道正子名道成道度道  
生可疑



后妃無東昏潘妃

凡史家之例皇后雖無事迹必有傳妃嬪則必有事者方作傳南史后妃傳齊東昏褚皇后之下應有潘妃傳雖本紀已有然宜分見於此今竟無傳何也若於王茂傳又見潘妃事則甚屬無謂宜摘出別爲潘妃傳入褚后傳之後且如宋文帝潘淑妃陳後主張貴妃南史皆有傳何以東昏潘妃獨無詳略不得其平論云東昏喪道哲婦傾城論有而傳無豈不偏枯失體

南齊書本無潘妃傳南史仍之并論語亦皆鈔襲而

不能補其漏

郗后化龍

梁武帝皇后郗氏祖紹卽作晉書者見徐廣傳郗氏次化爲龍梁書本傳無之唐之去梁未遠如此大變異事姚思廉無容不知李延壽好語怪許嵩建康實錄張敦頤六朝事迹又撫拾唾餘詳述之皆妄也

阮太后與金樓子互異

文宣阮太后本姓石初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爲梁武帝采女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拜爲修容賜姓阮氏隨元帝出藩大同六年



六月薨於江州正寢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諡曰宣元帝卽位追崇文宣太后梁書同按元帝所撰金樓子第二卷后妃篇敘述其母梁宣修容事甚詳此書第一卷興王篇述梁高祖武皇帝甚詳云卽位五十年似元帝已卽位後語而於太后仍稱修容不言尊號者蓋未及追改也又言齊世祖因荀昭華薦以入宮及隆昌中少帝失德太后以端正反獲賜與建武中遙光聘焉又歷敘在遙光府諸善行是太后先事二帝一王然後爲梁武帝所納金樓子初不諱言而無入東昏宮事又生於宋順帝昇明元年

丁巳六月十一日大同九年癸亥六月二日薨於江州內寢春秋六十七自丁巳至癸亥正六十七年則非大同六年皆當以金樓子爲是南史梁書皆誤此傳云元帝以天監六年八月生本紀則云七年梁書紀傳亦如此互異案帝於承聖三年十一月爲魏人所戕梁書云年四十七南史削去其年數帝王年數必應見於紀舊史有之而反削去是誠何心李延壽刪削不當徃徃如此從是年逆溯至天監七年恰四十七若以六年生則不合當以紀爲正

元帝徐妃南史較詳



南史於梁元帝徐妃傳述其淫亂之事甚詳其文參  
倍於梁書攷梁書於忠壯世子方等傳中已言元帝  
述徐妃穢行踴於大閣則於后妃傳何以隻字不及  
此不及南史又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車  
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  
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聽事兩柱俱碎帝  
以爲不祥後果不終婦道攷金樓子第五卷志怪篇  
述丙申歲婚日妻至門而大風雪等事甚詳與史合  
獨無所爲述其淫行者此書久亡吾友邵太史晉涵  
抄得鮑文學廷博刻之已非足本

沈皇后從駕

陳後主沈皇后國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後主蒙隋煬  
帝每巡幸恒令從駕煬帝被殺后爲尼貞觀初卒愚  
謂后之從駕辱哉陳亡後世祖文帝倩沈皇后廢帝  
伯宗王皇后高宗宣帝瑱柳皇后及後主叔寶沈皇  
后四后纍纍入長安無一人引決者若張麗華不斬  
恐亦未必能爲潘貴妃之歿

劉道憐年

南史宋長沙景王道憐傳不載其夢年若干宋書則  
云年二十五上文太后曰道憐年出五十此當云五



十五

道憐等配祭廟庭

南史道憐傳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宏開府儀同三司永修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並勸功天府配祭廟庭此事已載本紀似可省若見之檀道濟傳亦為有意

鮑照為文帝中書舍人

臨川烈武王道規嗣子義慶傳附云鮑照字明遠文

辭贍逸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荊州照為前軍參軍案文帝宋書作世祖乃孝武好為文章曰謂人莫能及非文帝也子頊出為荊州正是孝武時事孝武好文章見王儉傳好書王僧虔不敢顯跡見僧虔傳

皇子槩作合傳為非

凡諸皇子各書皆按其年代先後與諸臣相間廁此法漢書也而南史則提出聚於后妃下諸臣前亦尚可但如宋武帝宋書稱高祖廟號也南史稱武帝諡也各帝及齊梁陳皆如此北史與各



書亦皆如此例發 七男除少帝文帝外餘五人南史  
 于此觀者詳之 合為一篇宋書則抽出義康義宣別為一篇蓋七人  
 中雖只有義季一人善終餘俱不得其死似可合傳  
 而義康義宣以反逆誅故抽出以示別異南史則惟  
 圖省淨不用區別甚至如文帝之子元凶劭始興王  
 濬亦不依宋書另列二凶傳試觀漢書於每一帝之  
 子作合傳一篇而篇首先敘明某帝幾男某后某妃  
 生某使觀者了然如高五王傳高皇帝八男呂后生  
 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  
 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

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此下却云淮南厲王長自  
 有傳長別傳者以其反也宋書遵用此例甚合延壽  
 并合為非霍去病與霍光盧爽與盧杞賈涉與賈似  
 道不可合傳今李延壽於人臣尚一家并一傳何況  
 皇宗然非史法

前於晉書論八王別為傳得史法之變徐陵為貞陽  
 侯與太尉王僧辨書有八王故事吳兆宜注書名也  
 紀晉事可見八王宜抽出為傳此法史家多遵之獨  
 延壽不用

梁豫章王綜武陵王紀臨賀王正德河東王譽皆是



亂臣賊子何得與他王同傳故姚思廉抽出附於卷末與侯景同科是也李延壽一槩攬入宗室及諸王毫無涇渭史法亂矣愚謂漢書吳王濞與劉賈無別尙有微嫌梁書頗佳延壽則鹵莽滅裂矣凡史宜據事直書不必下褒貶然分析倫類則不可無

潘淑如生始興王濬

宋文帝諸子傳云潘淑如生始興王濬案濬母卒潘淑如母之非親生此誤通鑑一百二十六卷亦云潘淑如生始興王濬考異曰太子劭傳云濬母卒使潘淑如養之濬傳及宋九王傳皆云濬實潘子今從濬

本傳愚謂劭謂濬曰潘淑如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濬雖悖逆但禽獸不知父猶知母濬當猶可及禽獸似非親生之母

射氏爲謝氏

晉熙王昶傳昶奔魏明帝以第六皇子燮繼昶封晉熙王乃詔晉熙國太妃謝氏還其本家先是改射氏爲謝氏元徽二年復昶所生射氏爲晉熙國太妃齊受禪燮降封安陰縣公謀反賜死案改謝爲射宋書甚明此互倒當由傳寫之謬謀反是齊人曲筆南史仍而不改亦非至於宋書明四王傳於齊受禪降封



公之下屢書謀反賜死此沈約於齊永明中所修南齊書宗室傳安陸昭王緬之子寶暉於東昏廢梁王當國寶暉謀反伏誅又明七王傳亦屢書謀反伏誅此反梁非反齊也蕭子顯在梁所修皆其宜矣

休範以我故富貴

南史桂陽王休範傳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我下當有弟字不可省又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首苟兒當作敬兒

武陵王贊夢

宋孝武諸子傳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既誅孝武諸子以智隨奉孝武爲子封武陵郡王順帝昇明二年夢國除愚謂南雍本贊在明帝諸子之列而汲古閣本則在孝武諸子之列南雍本是也明帝乃孝武之嫡弟孝武二十八子夭亡者十其餘十八人前廢帝殺其二明帝殺其十六却將己子爲孝武子此真奇絕之事正如唐太宗殺弟元吉并及其子又納其妃而生子却卽以爲元吉後誠可駭笑厥後贊亦仍爲蕭道成所殺而此傳乃書



夢竟與善終者無異大謬

明帝子出繼者四

宋書明四王傳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并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并燮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天始建王禧當云與邵陵殤王友同生文法乃一律南史與

宋書同皆非宋書於此下列諸王傳十二人中惟四人友也翽也嵩也禧也此外八人為帝者二未封者一未有名者一其餘出繼者當更有四而此但云智并燮贊惟三人尙有躋一人竟無著落南史則燮之下躋亦出繼南史是

宋書應立公主傳

宋書應作公主傳臨川公主之 新蔡公主海鹽公主之亂倫山陰公主之醜穢皆自古少有豈可不立傳以為炯戒考宋書臨川爭見后妃傳孝武帝王皇后傳新蔡事見前廢帝紀及帝何皇后傳海鹽事



見趙倫之傳山陰事亦見前廢帝紀故不另立然愚  
意以為宜另立而於他處則云見公主傳

經略趙魏

劉穆之傳穆之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  
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愚  
謂劉裕之武功誠足為南朝生色但此時拓跋甚強  
夏赫連勃勃正當盛時裕之力亦豈能遂圖此二國  
乎經略云云裕之侈心而史家誇言之耳裕即真僅  
三年其子廢帝營陽王景平元年夏魏遂盡取司兗  
豫諸郡縣矣距裕定關中不過六七年耳

胡三省曰  
司州地盡

入魏兗州白湖陸以南豫  
州自項城以南仍為宋守

觀穆之所自效及高祖委任之意居然苟或賈詡一  
流矣然或能止操之九錫而穆之以失請九錫遂愧  
懼而死見王宏傳則其人出或之下甚遠

徐湛之為子劭所殺

南齊書徐孝嗣傳祖湛之為子劭所殺劭下注宋本  
作太祖太祖文帝也其事甚明當從宋本乃作子劭  
而以宋本附注何為者

王鎮惡

觀王鎮惡傳敘襲殺劉毅事知鎮惡劉裕之腹心而



晉之蠱賊也

如胡藩輩皆然

然鎮惡雖為裕腹心而殺鎮惡

者即裕裕得關中皆鎮惡功將還留子義真與鎮惡及沈田子守之而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未幾田子遂誘鎮惡殺之裕之梟雄猜忍亦難與共事哉

誦觀世音

王元謨傳蕭斌將殺元謨元謨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觀世音宋書作觀音經是

趙倫之蕭思話臧熹合傳為非

臧熹有經學故宋書與徐廣傳隆同傳南史以其為外戚改為與趙倫之蕭思話同傳已失宋書本意且趙倫之毫無事功亦無罪惡南史既不立外戚傳此等只可於后妃傳附見何得與蕭臧比李延壽有心立異多事紛更而未必確

倫之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此本宋書文時倫之以征虜將軍為雍州刺史見宋書末卷自敘傳省文耳

海鹽公主



十七史商榷 卷五十九  
倫之之孫倩尙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興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適倩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事上聞有詔離婚殺主所生蔣美人此宋書倫之子伯符附倩傳文濬與公主嫡兄妹也事上聞不殺濬及公主反殺公主之生母美人殊不可解然沈約每爲宋諱惡而於此直書之當得實南史乃云倩尙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李延壽任意竄改必不可信

蕭介傳刪諫納侯景語

蕭思話之孫介傳雖載諫納侯景事而其語一槩刪去梁書則詳載其表李延壽任意去取處處不當通鑑第一百六十一卷仍詳載介語後人動稱通鑑專取南北史不采各書殊不然司馬君實之雅善裁鑒劉道原之詳究古今豈肯偏徇李延壽哉

臧熹等傳論南史刪棄

宋書以臧熹徐廣傅隆同傳以三人皆儒者也論一篇窮原究委尤覺卓然論冒先言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宏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此言用人當求其實而考實必據鄉評也次言六經奧遠方軌之正路百家



十七史商榷 卷五十九  
淺末捷至之偏道此言取士當以經術而諸子詩賦不足尚也分明兩意並提而兩意實卽一意太抵經之明否必據鄉黨評議也此下云漢世登士間黨爲先崇本務學不尚浮詭然後可以俯拾青組顧茂籛金於是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鬻舍整啟著錄或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案漢取士猶有古鄉舉里選之法詳見通典第十三卷及第二十四卷舉賢良第二十五卷選郎諸條蓋兩漢經術盛故人才盛觀鼂錯公孫宏董仲舒等傳當時推擇薦辟必據鄉黨評議可知後

漢學校尤興舉安順以下累葉童昏國統屢絕而歷年四百大命不傾光武明章尊經崇儒力也宋書於此下遂言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譽學非爲己崇詭遇之巧速鄙稅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筭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鬻校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說已略見前第四十卷植經植當作置謂棄置也上文浮指詩賦詭指諸子二字括盡衆



家流弊不浮不詭舍經無由黃初至晉末無儒教真  
 痛快之論切中魏晉兩朝弊病但陳羣立九品官人  
 法置州郡中正則選賢於野而不徒求士於朝此制  
 方從魏始魏夏侯元晉劉毅方且極陳其敝謂銓衡  
 當專於臺閣不當使中正撓其權今此反言魏晉之  
 敝在選賢不本鄉閭銓衡任歸臺閣二者正相反何  
 也魏雖置中正尚沿漢末黨人餘氣但主不好經太  
 學之衰實自魏始見前第四十卷諸生避役一條學  
 衰經廢異端熾盛孟子所謂上無禮下無學中正之  
 設何足遂大扶儒教乎宋書於此下表元嘉之興學

此乃聊作抑揚其實元嘉亦未能崇儒卽臧熹等經  
 學何敢望漢人萬一想作者胸中有此一畚好議論  
 姑借題以發之

韓昌黎云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漢初開建  
 經學武帝罷黜百家黃老不能爲害後漢佛入中國  
 而經益明儒教益盛佛亦不爲害也曹氏始好詞賦  
 晉人專祖元虛佛乃熾矣然晉魏梁隋佛雖橫恣傳  
 注義疏猶相承不絕作者貶黃初至晉末而申元嘉  
 假臧熹等三人以立論其意可見竊疑沈約文體頗  
 近輕薄又初論四聲沾沾自喜又於謝靈運傳論備



陳音韻聲響之妙乃於臧徐等論痛詆黃初之愛雕  
蟲棄章句恐此論非出約手特前史舊文約仍之耳  
卽如是約亦尙爲有識夫所謂專門之術者何也卽  
兩漢經師訓詁相傳家法也彼時訓詁未亾故周孔  
之道有所依憑而立不似趙宋人以訓詁與詞章一  
例訶黜延至唐初賈公彥孔穎達輩掇拾補綴尙粲  
然可觀李延壽者與賈孔同時而學淺識陋全不知  
經以臧熹與趙倫之同傳以傅隆入傅亮傳皆非其  
類惟一徐廣與范泰等同傳而於卓然之論刪棄無  
存予辨之使後之考史者知南北朝事斷不可獨倚

李延壽也

謝王聚於一處

南史以諸謝諸王聚於一處江左最重門閥兩家門  
閥當世所少四代卿相多出兩家李延壽竟以兩家  
貫四代而四代似變爲一代矣齊梁陳皆統歸於宋  
此飽彼飢偏側斯極但向來皆稱王謝此獨先謝後  
王謝則冠以晦王則冠以宏豈以晦優於宏乎李延  
壽初無此意也不過聊示翻新耳

王融屢陳北伐

王融屢陳北伐之謀見南齊本傳南史盡削去其時



魏方強盛而齊武帝豈能辦此宋文帝尙且敗辱頻頻况齊武帝乎文人輕躁急功名如謝靈運亦有此陳請正融之類也

謝元語當從宋書

謝靈運傳祖元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靈運幼便穎悟元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兒何爲不及我案宋書作瑒那得生靈運考此語亦見晉謝元傳彼生字上有不字宋書脫耳疑唐本已如此李延壽不解其意故易之但一經竄改使妙語頓成鈍語

忠義感君子

靈運被收爲詩曰韓亾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何氏焯曰北史魏孝靜帝紀忠義作志義愚考毛氏刻魏書本紀仍作忠義何氏蓋據宋板

沈約重文人

一部宋書以一傳獨爲一卷者謝靈運之外惟顏延之袁淑袁粲而已二袁忠義固當詳敘顏謝則惟重其文章范蔚宗謨後漢書而不得比顏謝之獨占全卷沈約重文人如此抑古來史家作傳載著述全篇者多矣獨宋書靈運傳載其山居賦乃并其自注載



十七史商榷 卷五十九  
之此尤例之特殊者南史芟削僅存十之二太略末  
段附孟顛亦覺不倫

靈運傳論

論一切不論獨論其文於文獨論其詩并且不專論  
靈運直以己意歷評古來作者落到宋代又以顏謝  
並舉不分賓主偏正此論雖繫靈運傳後實非但爲  
靈運發者又史論之變體也至此後一大段則并將  
前半篇所評撇過一邊蓋前半篇之意言若論其詞  
義之美則漢魏晉宋諸家各有可取後半篇之意則  
約直自寫其胸中所獨得之見而以爲騷人以來此

祕未覩又云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  
遠則竟一齊抹倒矣約所作四聲一卷已亾竊謂約  
所論者古詩耳彼時未有律體不比沈佺期宋之問  
之研揣聲病今但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  
文此外尙有陸厥與約書論此事見南史厥傳然吾  
輩從千載下曲意想像終不知此旨何由而達也靈  
運歿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下年字脫論虞夏以前  
遺文不覩前字脫從馮惟訥古詩紀校遺風餘烈事  
極江右右誤作左從張溥百三家集校



謝朓

梁書以謝朓傳獨爲一卷南史入謝宏微傳朓歷仕宋齊梁三朝以此編入其祖宏微傳中誠爲宜矣而鄙意則謂婦人三嫁終以末後之夫爲定故入梁書爲是南史攪和各史以異代之人入一家之傳乃史家之變例而不得其當者不可以訓

姚察以謝朓爲宋代忠義朓於宋亾不過不與其事齊平定後遂出仕齊於齊亾於梁興皆然此等忠義可發一笑然蕭子顯於褚彥回尙有恕詞况朓乎察云極出處之致矣譽之乎刺之乎察亦歷仕三朝極出處之致者必不怪朓察隋臣也猶朓之當入梁臣其子仍題爲陳吏部尙書姚察異哉



一ノ史前抄

卷五

三

皇正統  
三三三

卷五

寛政戊午



